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十二

宋　蘇轍　撰

蔡叔曹叔世家第五

蔡叔度者周武王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武王既克殷紂平天下封昆弟而伯邑考前卒無後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禄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崩成王

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疑周公不利成王管叔蔡叔挾武庚以作亂周公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而以殷故地封康叔為衛君封季載于冉康叔冉季皆有馴行故周公以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死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以為己卿士言於成王復封之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

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出周厲王失國奔彘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立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室東徙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二年共侯卒子戴侯立十年戴侯卒子宣侯考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五年公會鄭伯于鄧以謀楚楚於是始大八年師及衛人從王伐鄭鄭敗我及衛射王中肩九年殺陳佗而立陳厲公二十

年桓侯卒國人召桓侯之弟獻舞于陳而立之是為哀侯哀侯與息侯皆娶于陳息嬀過蔡哀侯不為禮息侯怒謂楚子伐我我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十一年楚敗我師于莘以哀侯歸哀侯怨息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而納息嬀生堵敖及成王不言十五年楚子為息嬀故伐我以說哀侯留楚九年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穆侯穆侯女弟為齊桓夫人十八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止怒而歸之蔡

人嫁之十九年齊侯以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一年諸侯伐鄭楚子圍許以救鄭冬公以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禮而復之二十九年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三十三年晉趙盾合諸侯于新城公不會三十四年晉郤缺帥師伐我爲城下之盟而還莊侯卒子文侯申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三年楚公子嬰齊以諸侯之師侵魯及衛彭名御戎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公弱皆强冠之盟于

蜀蔡許乘楚車故不列於會七年晉欒書侵我楚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来救晉不戰而還九年晉欒書復侵我初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三十九年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國人殺之其弟履奔楚四十六年公孫歸生會晉趙武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四十七年以宋之盟故公朝于晉過鄭不敬鄭子産曰蔡君必不免初太子般娶于楚公通焉四十九年般弑景公而自立是為靈侯

二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而自立十二年四月楚子誘靈侯殺之于申使公子棄疾帥師圍我十一月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使棄疾為蔡公蔡滅之二年蔡之遺臣朝吳與觀從矯棄疾之命召楚亡公子比公子黑肱而納之楚靈王死棄疾殺比黑肱而自立復封陳蔡立隱太子有之子廬是為平侯十月葬靈公朝吳有寵於楚君費無極害之三年讒之蔡大夫大夫逐之奔鄭八年平侯卒子朱立侯朱元年三月葬平侯朱

失位在畢魯叔孫婼聞之曰必不終平侯之弟曰東國費無極取貨焉謂蔡人曰朱不用命君王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為悼侯朱訴于楚不克悼侯二年朝于楚六月卒于楚弟昭侯申立十年朝于楚為兩佩兩裘以其一獻昭王而已服其一楚令尹囊瓦欲之弗與止之三年獻之乃得歸及漢沉玉而誓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十三年晉為我合諸侯於召陵以謀楚晉

荀寅求貨弗得而止沈子不會晉命我伐之遂滅沈楚以沈故圍我昭侯以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吳為我伐楚入郢二十五年春楚子以諸侯之師圍我蔡人男女辨以聽命使彊于江汝之間而還於是請遷于吳既而悔之二十六年吳洩庸來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殺公子駟以説乃遷于州來二十八年公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復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國人殺翩及公孫姓公孫霍而逐公孫辰子成侯朔立十三年

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十五年聲侯卒子元侯立六年元侯卒子侯齊立四年楚惠王滅蔡蔡遂絶祀

蘇子曰世俗之説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識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具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托昭烈以相孺子

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况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曹叔振鐸與成叔武霍叔處皆就封不得為王官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卒子宫伯侯立宫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彘三十年夷伯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弒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立三歲矣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二十年周幽

王為犬戎所殺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弒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十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五十四年桓公有疾使世子射姑朝魯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莊公卒世子羈不能自立奔陳國人立赤是為僖公九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十六年晉公子重耳自齊來公不禮焉薄而觀其駢脅僖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皆賢若反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必誅無禮子盍蚤自貳乃具盤飱寘璧以
饋重耳受飱反璧十七年重耳自秦入晉二十一年晉
侯來討執公以畀宋人令軍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
族以報冬晉侯有疾共公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
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晉侯説歸共公
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二年公朝于魯六年夏

復朝于魯冬齊侯伐我入郛討朝魯故十年宋武穆之族來奔請師以伐宋秋宋師圍我二十三年文公卒子宣公盧立十七年公會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公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冬葬宣公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欣時反而置其邑三年晉侯以諸侯來討執公歸于京師將見欣時而立之欣時逃奔宋曹人告于晉請歸公而反欣時晉侯許之欣時反成公歸二十

二年衛石買孫蒯伐我取重丘愬之于晉二十三年夏晉人為我執石買孫蒯冬公會諸侯圍齊卒子師子武公滕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四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九年公朝于宋宋人囚之國人立其弟野是為聲公（年表作襄公）悼公死于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四年聲公弟靈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四年靖公卒子伯陽立初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

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說之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十四年宋人伐我築五邑於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晉人不救十五年宋公復伐我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宋公怒命反之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遂滅曹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大王之昭有

大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邘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大伯之後為吳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仲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虛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虢仲為西虢晉獻公所滅虢叔為東虢鄭所滅鄭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則東虢國

於虎牢也

郲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文公十二年郲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為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跣尋原伯魯原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作韓奕凡在周事厲王者作板之詩事幽王者作瞻卬召旻之詩邢嘗為狄所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周

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聃季載為周司空郇侯為諸侯伯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與郜雍酆邘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蘇子曰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

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哉

古史卷十二

古史卷十三

宋　蘇轍　撰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舜為庶人娶堯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姓嬀氏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也封其子嬀滿於陳太昊之虛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貢使奉舜祀以備三恪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

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之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十二年周厲王奔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十五年武公卒子夷公説立是嵗周幽王即位三年夷公卒弟平公夔立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十年文公卒子桓公鮑立二十三年魯隠公初立二十七年鄭莊公使來請成公不許公子佗曰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公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二十八年鄭伯來侵大獲而歸三十八年正月桓公卒佗殺太子免而自立佗文公之子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以甲戌己丑再赴於諸侯桓公之子躍蔡出也明年八月蔡人為之殺佗而立躍是為厲公厲公生子完七年厲公卒弟莊公林立七年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史記文公娶蔡女生佗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七年而太子免之弟躍林杵臼使蔡人誘厲公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立五月死明年莊公林立今按左傳佗即五父而非蔡出也蔡出乃厲公躍

耳蔡人爲躍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而躍卒在躍之七年皆見於春秋不知太史公何從得此皆不足信也

十四年齊桓公始伯會諸侯于鄄始進陳叔衛上宣公之太子曰禦寇嬖子曰欵愛欵將立之二十一年殺禦寇而立欵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留齊爲田氏顓孫自齊奔魯三十七年齊桓公以諸侯伐楚至召陵還將道陳鄭之間陳轅濤塗患之與鄭申侯謀請出東道申侯反之於齊桓公怒執濤塗使魯人江人黃人伐我冬諸侯復伐我我請成齊歸濤塗四十五年宣公卒子穆公

欺立七年宋襄公將求諸侯而虐邾鄫公告於諸侯請修好焉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十一年楚成得臣伐我取焦夷城頓十三年楚得臣復圍我以納頓子十六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盟諸侯于踐土公背楚如會不及六月穆公卒子共公朔立晉文公之季年衛成公不朝而使孔達侵鄭六年晉襄公伐衛衛人來告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使孔達伐晉七年公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魯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求好於我十一

年使季孫行父來聘十四年夏楚侵我克壺丘秋楚公子朱復伐我敗之獲其公子茷陳人懼及楚平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靈公受盟于晉自是晉楚爭陳兵交於國十三年周使單襄公聘于楚假道於我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

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君臣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夏姬者鄭穆公之女而陳大夫御叔之妻徵舒之母也十五年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國人立世子午是為成公元年正月公會楚子鄭伯于辰陵始

服于楚十月楚子伐我謂陳人無動吾將有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成公奔晉楚申叔時曰以義討徵舒而以貪縣陳其若諸侯何楚子感其言乃復封陳而納寧行父焉史記靈公死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按春秋靈公死明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太子未嘗奔晉徵舒未嘗為君也蓋楚入陳然後陳侯出奔晉耳　二年宋人為晉伐我衛人來救二十七年晉悼公復伯楚公子壬夫為令尹侵欲於小國二十九年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公使袁僑如會及諸侯之大夫盟楚司馬何忌

侵我三十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人將伐我聞喪而止陳不聽命楚人使頓侵我我圍頓元年楚人討陳叛故殺壬夫而用公子貞晉范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遂以諸侯戍陳楚再來伐三年晉侯以諸侯來救公會之于鄬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公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公懼逃歸遂及楚平

十六年蔡公子燮將以蔡之晉蔡人殺之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也訴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黄奔楚呼於國曰慶氏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十九年公朝于楚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公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黄二十年公會楚子蔡侯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焉二十一年夏鄭公子喜公孫僑

伐我宵突陳城而入公扶太子偃師奔墓使司馬桓子
賂以宗器公免擁杜國人男女别而纍以待于朝鄭師
還冬鄭公孫夏復伐我乃與鄭成二十三年晉趙武楚
屈建盟諸侯之大夫于宋於是晉楚之從始交相見哀
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子留下妃生子勝
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公有廢疾三十
五年招過殺太子偃師而立留公縊而卒干徵師赴于
楚公子勝愬之于楚楚靈王執徵師殺之留奔鄭招歸

罪於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偃師之子吴來伐遂滅陳放招于越殺孔奐哀公之嬖袁克殺馬毁玉以葬楚子以穿封戌為陳公晉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後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明年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産曰何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

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滅之五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欲和諸侯立悼太子偃師之子吳為陳侯而歸之是為惠公六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陳鄭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知其先亡史記惠公以陳滅之明年為元年今以惠公反國為元年為得其正十一年夏齧師師從楚人拒吳于雞父吳敗我師獲夏齧二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元年吳入郢使來召

公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吴未可從而晉盟主也以晉辭吴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吴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吴其何日之有公從之四年吴復召公公恐如吴吴以前怒留之

因卒於吳國人立公之子越是為湣公八年吳王夫差克越伐我以修先君之怨十年孔子在陳十三年吳復伐我楚昭王來救師于城父卒于師乃及吳平十六年楚人伐我十七年楚復伐我吳季子來救二十二年楚伐吳公使公孫貞子如吳弔焉及良而卒尸入將命二十三年楚白公勝作亂不克而死我以其間侵楚二十四年楚公孫朝帥師來伐遂滅陳

蘇子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

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產曰子為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懾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作丘賦鑄刑書皆廢法以便事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守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仆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為亡之先後也

杞東樓公者夏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世本作惠公德公生二子曰成公桓公德公十八年卒子成公立成公十八年卒弟桓公立德公生成公桓公此據世本春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左氏曰成公也史記無成公失之自桓公以上杞之朝會載於春秋而其君之卒葬不録其世不可詳也當魯隱桓

之世杞君稱侯莊僖之間杞君稱伯僖公末年杞君稱子文成以來乃復稱伯蓋近於東夷雜用夷禮用夏則進之用夷則退之魯僖公之十四年齊桓公帥師城緣陵遷杞以避淮夷之亂考其年疑成公之世也自桓以來乃頗可考桓公六十三年朝于魯魯成公歸自晉言晉悼公之政桓公說驟朝于晉而請為昏自是諸侯之會盟未嘗不與桓公七十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子文公益姑立晉平公杞出也文公六年晉荀盈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諸侯皆不説鄭子太叔曰晉不邺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晉司馬侯如魯治杞之侵地侯知諸侯之怨不盡歸也晉悼夫人愬之平公平公亦不之詰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釐立平公二年晉人復治杞田魯以成與之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會諸侯于召陵卒于會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過弑隱公而自立是為僖公僖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六年公弟閼路弑湣公

而自立是爲哀公哀公十年卒諂公子軼立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元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伐滅杞昔堯命羲和舜命九官四岳皆當世有大功子孫不廢禹之後爲夏於周爲杞契爲商於周爲宋稷爲周臯陶爲英六益爲秦四岳爲齊許申羲和爲楚六人皆有世家惟英六微弱無譜而垂夷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如滕許邾莒薛唐隨之類其事班班見於春秋而世次不傳不可得而録也

蘇子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觀桑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如杞遂至於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之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古史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史卷十四

宋　蘇轍　撰

衛康叔世家第七

康叔封者周武王之少弟也武王既克殷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奉其先祀武庚未集恐其有異志乃以管叔蔡叔監殷以和其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以冢宰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伐誅之以殷之故地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之間分之以大路

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疆自武父之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酒誥梓材啓以商政疆以周索衛國既治復入周為司寇康叔卒子康伯牟立左傳楚靈王所謂王孫牟也世本作髦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庚伯立庚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史記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今按書成王之世

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為方伯故其子孫六世稱伯猶詩以召公為召伯而非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為方伯故但以爵稱非以賂故得侯也 頃侯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奔彘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世子共伯餘蚤死立其弟和是為武公 史記和有寵於釐侯釐侯多予之賂和以賂賂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案毛詩柏舟之叙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初無篡奪之文且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遽以誣之故疑而不錄也 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為平王三

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於是作抑戒追刺厲王以自儆五十五年卒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子莊公楊立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完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

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二十三年莊公卒子桓公完立石碏請老十三年鄭太叔段作亂不克其子滑來奔為之伐鄭取廩延冬鄭人伐我十六年二月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是時宋公子馮奔鄭鄭人將納之乃使公孫文仲與陳蔡

伐鄭民苦於用兵作擊鼓之詩州吁使石厚問其父碏求所以自安碏曰朝陳使求覲於王可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皆殺之召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洩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

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壽飲之酒載
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乃我也此何罪又殺之二子
死朔為世子十九年宣公卒子惠公朔立惠公四年左
右公子怨惠公逐之立黔牟惠公奔齊黔牟立八年齊
宋陳蔡來納惠公明年春王人子突來救不勝諸侯惠
公復入放黔牟于周放甯跪于蔡殺左右公子惠公初
立至是十三年矣二十五年王子頹來奔師及燕師伐
周立子頹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三年齊桓公

以王命討立子頹師及齊師戰敗賂之乃還九年狄伐
我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公使石祁子甯莊子守渠孔御
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敗于滎澤
公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石祁子甯莊子夜與國人出狄
入衛又敗我河上惠公之少也公子頑烝于宣姜生齊
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
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其遺民宵涉河男女七百三十

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申以廬于曹齊桓公使公子無虧以兵戍之遺之祭服乘馬牛羊雞犬戴公未逾年卒立其弟文公燬初惠公以譖殺二兄國人不附及狄之禍國人思復立急壽之後而急壽皆無子黔牟及頑皆急壽之弟也故立其子二年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自曹遷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十三年狄侵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

我公不為禮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邢人狄人侵我為菀圃公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茍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九年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遂伐邢師興而雨二十年齊狄盟于邢為邢謀我二十一年狄侵我二十五年正月伐邢邢使禮至兄弟亡入邢事其大夫國子衛師至國子巡城禮至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五月

文公卒子成公鄭立二年正月晉文公將侵曹假道于
我弗許遂伐我取五鹿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公以說
晉公出居襄牛晉人分我田以畀宋人四月晉文公敗
楚師于城濮公懼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或訴元咺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
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歸公寗武子與國人盟以安
衆公不信叔武先期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

枕之股而哭之命殺獄夫元咺奔晉冬會于温公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公歸于京師而歸元咺于衛咺立公子瑕五年晉人使醫衍酖公不死魯為我請晉人歸公公殺元咺及瑕而後入六年狄圍我遷于帝丘以避之七年侵狄及狄盟晉文公之季年公不朝九年晉襄公伐我公與陳共公謀使孔達伐晉十年陳為我求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十二年晉人歸孔達公如晉拜十六年晉人歸我匡戚之田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三

年孔達及晉原穀宋華椒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宋以盟故伐陳孔達救之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四年晉人來討五年殺孔達以說十一年四月孫良夫師師及齊戰敗于新築乞師于晉六月及晉魯敗齊侯于鞌得其侵地八月穆公卒子定公臧立五年孫林父出奔晉十二年春公如晉晉侯將見孫林父公不許公歸晉侯使郤犫見之公欲辭定姜曰不許必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公見而復之秋

公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為太子十月定公卒子獻公衎立不哀定姜既哭而息不内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乎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元年楚侵我二年公為晉伐鄭自是與楚鄭為怨十八年四月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工歌巧言之卒章蒯懼以告林父林父曰

君忌我矣不先必及公知之使子蟜子伯子皮與林父盟林父皆殺之已未公如鄄使子行於林父林父又殺之公出奔齊國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是為殤公公弟子展子鮮從公齊人以郲寓公魯人使厚成叔弔于衛歸告臧紇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魯人又使臧紇唁公公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

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曰衛君必入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侯問衛故於中行偃對曰衛有君矣不如因而定之推亡固存不亦可乎冬諸侯會于戚以定衛殤公六年甯殖病將死告其子喜使納獻公喜許諾十一年秋晉侯使魏舒宛沒逆獻公於齊使衛與之夷儀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儀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故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奕者舉

棋不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甯喜亦畏公之不信也使告曰必子鮮在公以命鱄鱄辭敬姒强之公使謂甯喜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喜以父命告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不已必死喜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林父在

戚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攻孫氏殺孫襄辛卯弑殤公及太子角孫林父以戚奔晉甲午獻公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怨太叔儀使讓之儀欲亡公止之使殖綽攻戚殺晉戍三百人林父訴之晉夏晉趙武合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討衛疆戚田公往會之晉人執公及甯喜秋齊侯鄭伯為公故如晉晉人許之冬納女于晉乃釋公史記言獻公入與殤公之死最為疎謬具言曰殤公十二年孫甯爭政公使甯子攻孫氏孫林父奔晉請納獻公齊

景公聞之與獻公如晉求入晉人謗殤公及甯子而執之其說不根今以左氏為正獻公後元年公患甯喜之專也使公孫免餘攻而殺之及右宰穀公弟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遂出奔晉公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嚮衛國而坐終身不仕公使免餘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以儀為卿二年討甯氏之黨石惡奔晉三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吴季札過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九年八

月襄公卒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有廢疾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狗相之史朝夢與成子協旣而婤姶生子名之曰元乃立之是為靈公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為亂十三年秋豹喜圃朝作亂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氏伏甲殺之公聞亂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謀殺渠子而

伐齊氏臧之公與北宫喜盟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殺宣姜二十九年公會諸侯于召陵諸侯將長蔡於衛公使祝鮀私於周萇弘曰康叔以賢用於周為司寇而蔡叔以罪廢其子胡帥德改行僅乃得封先王尚德而已非尚年也奈何違之萇弘説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卒長衛君三十一年魯人伐鄭過我不假道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公使彌子瑕追之公叔儀老矣輦而如公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

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相為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是時晉失諸侯齊鄭叛之三十二年齊侯鄭伯盟于鹹公欲叛晉諸大夫不可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乃盟于瑣三十三年晉師救魯還過我將盟公于鄟澤趙鞅曰

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公手及捥公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語之詬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曰茍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

賈曰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大夫又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我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戰賈曰然則叛之病而後質何遲之有遂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侵我魯人侵我三十四年齊侯伐晉次于五氏晉車千乘在中牟公將會齊卜過之龜焦公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之必敗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十八年孔子自魯來衛之如魯大夫南子有寵於公公叔戍欲去其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三十九年公叔戍北宫結出奔魯趙陽出奔宋南子宋女也故與宋朝通公為之召朝太子蒯聵如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其臣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則殺之太子見夫人三顧速不進夫人覺之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

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太子蒯聵之出也
公謂子郢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
改圖四十二年四月靈公卒夫人命立子郢曰君命也
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為出公六月晉趙鞅納
蒯聵于戚出公元年石曼姑及齊國夏帥師圍戚八年
孔子自陳來九年孔子歸魯十年公會魯侯吳子于鄖
我嘗殺吳行人且姚及會吳人藩公之舍魯人使子貢
見大宰嚭而辭焉嚭說乃舍公公歸而効夷言公孫弥

年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之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孔圉之妻太子蒯聵之姊也生悝而圉卒其豎渾良夫通焉孔姬使見太子於戚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使請於伯姬伯姬許之十三年良夫與太子入廹孔悝而强盟之召獲駕乘車奉出公奔魯季路死之孔悝立蒯聵是為莊公左傳衛出公元年在魯哀公三年其出在魯哀公十五年凡十三年而史記出公自立至出止十二年左傳莊公元年在魯哀十六年死在十七年凡二年而史記莊公元年在魯哀十五年至死凡三年皆失之也莊公居外久怨

諸大夫莫逆欲盡去之元年子還成孔悝奔宋公以占夢嬖人卜人求酒於大叔遺弗得告公而逐之大叔遺奔晉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若不才器可得也豎告太子疾疾使五人輿豭從已劫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二年公成虎幄於藉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

袒裘不釋劒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來告曰君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公辭以難太子又使椓之夏趙鞅圍衛齊人來救趙鞅還冬趙鞅復伐我入郛國人出公而與晉平晉人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公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翦之公使匠久又欲逐石圃故圃因匠氏攻公公踰城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己氏

已氏之妻髮美公晉髡之以為吕姜髢故已氏殺公國人復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我執般師立公子起而還君起元年夏石圃逐起出公自齊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出公初立十三年而亡亡三年復入出公入而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又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于池公之夫人夏戊之女也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褚師比有足疾襪而登席公怒欲斷其足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彌復入之七年

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攻公公適城鉏使如越請師八年魯叔孫舒宋樂茷越臯如后庸來納公公孫彌牟將納之公文要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而焚之公孫彌牟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國人立靈公之子黚是為

悼公以城鉏與越公曰期則為此令茍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於越而以衆取之公怒殺期甥之為太子者遂死於越悼公之世晉知伯將伐我獻野馬四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弥年有憂色公曰何故對曰野馬四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公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我至境而反曰衛有賢者知吾謀矣已而又欲來襲我使其太子亡奔衛弥年又曰太子顏知伯之愛子也非有大

罪而亡必有故也使人逆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知伯乃止悼公十八年卒左傳出公復入之八年悼公立其事甚詳而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黜改出公子而自立悼公五年卒事既失實不可復信今但取其年以定悼公之年而已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紏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事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弒公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公代立是為愼公愼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愼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戍侯速立世本速作逝是時公孫鞅入秦十六年

衛更貶號為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八年平侯
卒子嗣君立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嗣君雖益削
小然好術而修政衛人稱之衛有賢者胥靡逃之魏贖
之百金魏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
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
三百之城足為治民無廉耻雖十左氏何以用之嗣君
立凡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
君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魏壻也故魏人立之元

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置東郡徙衛野王以濮陽益東郡二十五年元君辛子君角立九年秦并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絶祀

蘇子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急壽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中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

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人道絶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

郢不可則衛人立輙使輙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
輙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為
政豈將廢輙而立郢邪其亦將教輙避位而納蒯聵耳
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
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輙避位而納其
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古史卷十四

古史卷十五

宋　蘇轍　撰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啓者殷帝乙之元子而紂之庶兄也其父師曰箕子少師曰比干皆殷宗室賢者也箕子知微子之賢言於帝乙欲立以為世子帝乙不從及紂為天子以淫虐錯天命三人知殷將亡而微子箕子以嫌故不敢諫微子欲逃於野以避紂謀於二師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

遯于荒箕子以為不可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今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於是微子以祭器奔周箕子佯狂為奴紂遂囚之比干於紂無宿怨乃獨極諫紂怒剖其心觀之史記箕子曰為人臣不諫而去是彰君之惡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罪乃直言諫紂而死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聽可以去矣遂行然則三人者各以其意行而未見義之所以當異也且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其先後之次如此今乃錯其先後非舊說也蓋三人之不同由其所處者異故

也微子以凡之嫌箕子以立微子之怨其勢不可復諫雖諫必不用微子欲全其先祀故去之歸周箕子去無益於殷而不忍棄其宗國故囚比干宗室大臣而無嫌者也若不以死諫則是苟免矣此三子之志而孔子所以皆稱其仁也故武王伐殷數紂之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囚奴正士為此三人發也及武王克殷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與箕子歸周而訪洪範箕子為武王陳彛倫之叙武王封之朝鮮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作

麥秀之詩殷民聞之為之涕泣武王崩武庚及三監叛周周公以王命伐而誅之患殷之遺民懷舊思亂乃分殷之故國封邶鄘衛而更封微子於宋宋亦殷之先君相土之舊封也於是微子以上公奉殷祀行其正朔禮樂以客事周周人敬之為作有客之頌微子卒世子蚤死乃立世子之弟微仲衍微者微子在殷所食采也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叔之子稱康伯蔡叔之子稱蔡伯爾古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

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以衍況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之弟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子弗父何次子鮒祀鮒祀弑煬公欲立兄弗父何弗父何不受乃自立為厲公孟僖子言孔子之先曰其祖弗父何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十

一世禮樂廢缺其大夫正考父求商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宣公卒宣公之子曰與夷公弟曰和公將死以國讓和和立是為穆公九年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使立與夷以稱先君之意孔父願奉子馮公不可使馮出居于鄭以辟與夷與夷立是為殤公元年以馮故與陳蔡衛伐鄭公立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為司馬華督為太宰孔父之妻美督見而説之將為亂先宣言於國以亟戰歸罪於司馬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逆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為莊公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謀我以賂免九年鄭莊公卒其子突宋雍氏出也雍氏有寵于公公為之執突及祭仲以求賂與之盟而納之突入而賂不至怨焉十年魯桓公將平我於鄭不許故魯師鄭師伐我十一年魯侯紀侯鄭伯復伐我以齊衛燕之師禦之敗績十二

年以齊蔡衛陳之師入鄭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十三年鄭伯突出奔蔡公會諸侯伐鄭將納突不克十八年莊公卒史記莊公凡十九年蓋以殤公卒之年為元年也然史記亦以執鄭祭仲為九年則進退皆非當以十八年為正也子湣公捷立七年齊桓公初立八年六月及齊師侵魯魯敗我師于乘丘獲南宮萬九年秋大水魯來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魯臧文仲聞之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既而

問之公子御説之詞也臧孫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魯人歸南宫萬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弗敬子矣萬病之十年秋遂弑湣公于蒙澤殺仇牧華督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南宫牛猛獲師師圍亳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公子御説是為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宋人請之二國歸之至皆醢之桓公元年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既盟而背齊二

年齊人陳人曹人來伐冬公會諸侯于鄄復與齊平二十年齊侯為鄭謀楚求會于諸侯公請先見及齊侯遇于梁邱二十九年公疾病太子茲父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目夷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走而退三十年桓公卒茲父立是為襄公未葬而會諸侯於葵邱使目夷為左師以聽政是以宋治七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我周內史叔興來聘公問焉曰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八年齊桓公卒桓公始與管仲屬公子昭於襄公至是五公子爭立昭來奔九年公及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立昭而還十年三月執滕子嬰齊六月公及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公使邾文公執鄫子用之次且之社欲以屬東夷目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圍曹目夷曰文王伐崇三旬而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盍姑内省德乎十二年公將為鹿上之盟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會于鹿上楚人執公以伐我冬諸侯會于薄以釋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救鄭公將戰目夷諫不聽冬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濟目夷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我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不悔曰我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晉公子重耳過我公既敗於楚欲厚於晉贈之以馬二十乘十四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元年及楚平公如楚晉文公立三年遂叛楚即晉楚令尹成得臣伐我圍緡四年楚子及諸侯圍我使公孫固告急于晉五年晉侯伐曹衛以救我畀我曹衛之田敗楚師于城濮十一年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于邛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公亦不禮焉元年夫人因戴氏之族以去公之黨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司馬邛司城蕩意諸出奔魯三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我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逆而道之以田孟諸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申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扶公僕以徇四年蕩意諸歸自魯七年高哀出奔魯高哀者蕭之封人也自蕭為卿以公為不義而亡公既

失衆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九年國人奉鮑以因夫人夫人使公田孟諸將殺之公知之盡以寳行蕩意諸從公曰盍適諸侯公不可盡以其寳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十一月夫人使甸人弑公意諸死之國人立鮑是為文公元年晉人以諸侯來討聞公既定乃還二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母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而出武穆之族三年楚

子鄭人侵我我伐鄭四年鄭公子歸生以楚令伐我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及怒而入鄭師師大敗鄭人囚華元樂呂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乃歸武穆之族以曹師伐我五年圍曹十四年華椒會晉原穀衛孔達曹人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我以盟故伐之衛人救陳十五年楚人伐我十六年楚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我以孟諸之役惡舟執而殺之九月楚子圍我十七年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來告曰無降楚楚人得之厚賂使反其言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晉救不至楚人築室反耕國人懼華元夜入楚師登其司馬側床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側懼與之盟而告莊王退三十里而盟華元質焉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樂呂以為不臣七年晉人使楚公子

鍾儀求成於楚楚人許之華元善於楚令尹嬰齊又善於晉欒書九年元聘于晉楚合二國之成十年五月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十三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

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曰彼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後於宋也追之及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桓氏之五官出舍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三年夏楚子鄭伯侵我納魚石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國人患之西鉏吾曰非吾患也使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矣不然收吾憎以賛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

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四年晉人以諸侯圍彭城降之以五大大歸寘諸瓠邱九年樂黶以弓梏華弱於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逐之弱奔魯司城樂喜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喜善之如初十二年大火十三年公會諸侯于柤晉人以諸侯滅偪陽將以封向戌戌不敢受乃以予我二十年

華閲卒其弟臣殺其宰華吳公將逐臣向戌曰臣亦卿也大臣不順不如蓋之從之向戌為短策過華臣之門必䠞十一月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臣懼奔陳皇國父為公築臺妨於農收樂喜請俟農隙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喜聞之親執扑以扶其不勉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辟燥濕寒暑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平公太子痤庶子

佐佐惡而婉痤美而很向戌惡痤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二十九年楚客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騁而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向戌徵之公囚太子太子縊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向戌善於晉趙武又善於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告於晉楚皆許之三十年夏諸侯會于我七月辛巳盟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樂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而又求賞乎削其書而投之戌懼辭邑三十二年宋饑樂喜聞鄭罕虎以其粟貸乃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國無飢人三十三年五月甲午大災共姬待姆卒于火十月諸侯為災故會于澶淵將周我既而無歸寺人柳有寵於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譖之公而逐之合比奔衛四十四年十二月平公卒子元公

佐立將殺寺人柳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華定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十年六月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公如華氏請弗許遂劫公取太子欒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質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諸公子以歸公而出奔陳華登奔吴登者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費遂之子三人曰貙曰多僚曰登登

既出乡僚諧貙於公曰將納亡人公將逐之十一年夏貙殺多僚刧費遂而召華亥華定向寧於陳皆入於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我與我師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晉齊衛曹皆來救我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以師逆之十二年薳越請釋華向于楚公將拒之諸侯之救者請之乃緩之皆出奔楚十五年魯昭公出奔齊公為魯故如晉卒于曲棘子景公欒立史記景公名頭曼左傳元公將亡夢太子欒即位於廟今以左氏為

正

二年樂祁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納魯君晉不可而止八年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從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異物薛焉得有舊晉士弥牟曰子姑受功吾歸視諸故府

仲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告韓不信執仲幾歸諸京師十三年樂祁言於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又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往晉趙鞅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范鞅嫉之言於晉侯執樂祁十五年趙鞅為之請而歸之卒於大行范鞅止其尸以求成十六年使樂大心逆其喪辭以有疾乃使向巢祁之子溷訴之曰大心將為亂十七年大心出奔曹公嬖向鼂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鼂地怒使其徒

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辰及仲佗石彄出奔陳十八年辰地佗彄入于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大為國患二十一年辰出奔魯地出奔鄭鄭人城戈錫以處之自是宋鄭歲相侵伐二十五年孔子自陳來桓魋惡而欲害之孔子去二十八年春向巢帥師伐曹二十九年秋圍曹築五邑於其郊鄭人救曹三

十年公復伐曹滅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桓魋以寵偪
三十六年公使夫人騶請享焉而將討之魋先謀公公
知之與皇野謀之野曰不得左師巢不可以君命召之
至而與之言拜不能起公與之盟而使攻魋魋入于曹
以叛又使巢攻之不克亦入于曹曹人叛之魋奔衛巢
奔魯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星也公憂之司星子韋
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無民
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亦病矣子韋曰天

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

景公無子取元公之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宫未有

立焉四十九年十月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公之嬖臣

大尹興空澤之甲奉公以入召六卿劫而盟之以立啓

司城樂茷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吾君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皆大尹之罪也大尹懼將復盟六卿六卿謀曰

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民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

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 左傳言景公之死昭公之立其事甚詳史記稱景公六十

四年卒又言公子特殺太子而自立皆非也然景公之年比左傳多十四年則其後諸公之年皆未可信故疑而不錄

昭公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卒子休公田立休公卒子桓公辟兵立索隱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以為狂而史記作辟公辟兵且名辟兵而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也

桓公卒子剔成立梁惠王伐邯鄲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請於趙曰梁兵勁而權重令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也趙王曰然宋之不足以敵梁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

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舉兵入趙境圍一城焉梁王說曰宋人助我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其後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旣而稱王有雀生鸇於城隅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乃愈自信欲伯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剖傴之背鍥朝涉之

脛國人大駭羣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於是齊湣王與楚魏伐宋殺王偃而三分其地宋滅之歲齊湣王之三十八年也

蘇子曰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鄫子于次且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

以自為者至矣始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慚於人夫是以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伏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況以伏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盃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古史卷十五